

于右任的故事 (十四)

于 凌 波

南北和議在滬舉行

民國二年十月，袁世凱當選正式總統，法定任期五年，袁任期未滿而死，黎元洪繼任，民國六年復辟鬧劇時黎元洪去職，由副總統馮國璋繼任，至民國七年十月屆滿法定年限，馮國璋於八月十二日通電全國，表示退職。此時正是「臨時參議院」開會期間，遂組織大總統選舉會，於九月四日選舉徐世昌為總統，徐世昌於十月十日宣誓就職。

此時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護法政府，因西南軍閥專橫，內部不協，陸榮廷、唐繼堯原無護法誠意，其所以響應國父號召，乃在鞏固其個人勢力範圍，因此對北京政府始終採取妥協態度。故民國六年九月一日軍政府成立時，陸榮廷、唐繼堯均不就元帥之職。

國父的護法主張，是舊國會未能恢復，根本不承認北京政府，而陸、唐則僅不承認段祺瑞的國務總理，對於馮國璋的繼任總統則表示贊成。繼之並運動西南自主各省，在廣州組織「護法聯合會」，下設軍、政、財、外、交、議和代表等，

成爲純粹對北京政府的議和機關，遂有合併軍政府之議。國父憤於兩院議員被桂系利用，救國大計不能實現，乃於民國七年五月四日向國會辭去大元帥職務。五月十八日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改元帥制爲合議制，推定國父及岑春煊、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陸榮廷、林葆懌七人爲總裁，國父以爲此種政府是專爲聯絡北洋軍閥的議和機關，辭不就職，離粵赴滬。而廣州陸、唐等於七月五日宣佈軍政府成立，八月二十一日推定岑春煊爲主席總裁。

國父抵上海後，深知革命事業不能與軍閥並容，乃在上海加強中華革命黨的組織，一方面發奮著書，謀從國民心理上求根本的改革，先後完成孫文學說、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著述。

民國七年三月，北京政府派兵進軍湖南，四月第七師師長吳佩孚佔領衡陽，與湖南省長趙恒惕訂立休戰條件，繼之於八月廿一日通電請罷內戰，廣東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適於是日就職，亦發電贊成，及至徐世昌就職總統，高喊和平口號，時值歐戰告終，段祺瑞亦隨聲附和，於是南北和議之門大開，雙方於民國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命令所有前方軍隊，罷戰退兵。北京政府以朱啓鈴爲總代表，軍政府以唐紹儀爲總代表，於民國八年二月二十日會議於上海。

民國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停戰命令下達時，正是陝西靖國軍東、西、南路戰況緊急的時候，各省入陝助陳樹藩的軍隊，不願停戰命令，繼續向靖國軍進攻。且北京政府段祺瑞的皖系，根本不承認陝西靖國軍是民軍；堅持陝西是剿匪地區，不在停戰範圍之內。因是陳樹藩依附皖系，段祺瑞以陝西爲北方腹地，絕不願保留有革命勢力，以分裂其皖系統治的地盤，所以在南北和議中，陝西問題成了和議的焦點。

陝西問題和議焦點

于右任於民國六年自上海返陝，間關萬里，抵達三原，及至他就任靖國軍總司令時，國父已因軍政府內部不協，離粵赴滬，所以過去與于右任所議的：「革命非自北方着手，無以突破北洋軍閥之陣營。」「西南靖國軍出兵援陝」，以及「會合陝西義軍、略定西北，撫鄂之背」等計劃，一切也就無從實現了。致使于右任以餉械兩缺

的三萬之衆，對抗北洋六省精銳之兵，成了孤軍奮鬪的局面。

八年元月，國父寫信給于右任，勉他勿灰心引退，以貫徹民主主張，亦足見國父對陝西革命希望之殷切，原函爲：

「比接惠書，以交通阻滯，故稽奉答，每念軍旅賢勞，未嘗不神馳西陲也。三秦居全國上遊，夙爲形勝之區，而密邇西疆，關係尤重，兄自創義以來，力荷艱難，毅心苦力，同深欽服。近自和議聲日促中，羣爲苟且之圖，無澄清之遠謀，思之豈勝扼腕。願軍政府在南亦徒有虛名，欲期以餉械相助，勢所不能。只處此困厄之交，尚冀維持固有實力，保存現在地盤，以待發展之機，文苟有可爲，亦必竭力相助，決不使兄獨任其難，並望念國事之艱難，暨西陲之重要，萬勿遽懷灰心而有引退之意，總宜以貫徹民主主義自任，持以堅貞，以待未來，所深企也。」

孫文八年一月五日

元月九日，于右任再上書國父，請西南護法軍出兵以救陝局，事見：「國父年譜」：

「南北議和雖醞釀成熟，而北京政府受段派挾制，竭力攻陝，思置該省於停戰範圍之外。北軍陳樹藩部陷武功，與靖國軍鏖戰於興（平）醴（泉）、馬嵬之間，劉鎮華親率鎮嵩軍攻整屋，靖國軍第一路指揮黨佑卿由江口出擊。劉敗，遁回西安，復聯合張寶麟、張錫元、許蘭洲諸部北軍再築咸陽，向靖國軍節節壓迫。戰機四伏，段且密電陳樹藩願以國防軍助之。右任見時局緊迫，乃於九日上書先生求援，略稱：『我護法各省

此時若不決心援陝，制彼奸謀，使陝西數萬義軍爲敵所覆，則西北之險要既失，西南動搖，彼時誰復與我議和？即使議和，我尚能得勝乎？』

國父在于右任的信上批示說：『護法政府在吾黨中人已竭力爭，陝、閩不解決，則不講和，當始終堅持此言。惟他派之人則另有用意，其初陝、閩所以另有問題，皆由岑、陸與北京私通，特置此兩省於人也』。

二月十八日，國父再就南北和議問題函覆于右任：

「手書誦悉，陝事危迫，而兄日在痛苦之中，誰則能爲分憂者，北既不捨，南不能救，不得已惟有借力於和議。比請漢民往與少川商量辦法，知渠亦肯盡力，已再三與徐（世昌）錢（能訓）交涉，併持以責北方代表。朱桂莘（啓鈴）亦謂陝事未有辦法，故無願遽來。昨聞其已得錢電，宣佈五條辦法，因定期來滬。但北庭有無誠意？許（蘭州）陳（樹藩）能否遵令？李（純）督所擬五條辦法，是否有效？證以前事，仍未敢信。現在開議在即，少川諸人認定陝事爲第一問題，不肯放鬆，或有相當解決之辦法。此誠下策，然捨此應更無良策也。孫文八年二月十八日」

于右任於三月十一日，致書上海和議代表，說明陝局情形：

「少川、桂莘兩總代表：和議頻危，國人失望，瞻念前途，曷勝浩歎，閱京報（三月二日）載北京二月廿七日覆朱總代表電如下：『陝西自元日將五條辦法，電令飭遵，至中央未嘗詰難也……』等語，據以實事，其何能誣，查省西乾（縣）、鳳（翔），省東蒲（城）、富（平）、臨（潼）、渭（南）前方各北軍，一電之發，頃刻可達，豈待五日，何得借當南北停戰之專以爲之證耶？即五日未能週知，試問：元日去江日二十餘日矣，其宜週知固也，何以尚須江日之停戰命令？則二十餘日之仍未停戰，不言可知，今日爲三月十日，其去江日又七日矣。而乾、鳳圍急，興市被攻，紅崖渡今午又向我攻擊，頃得省中確實消息，陳氏六、七日已電飭前敵軍隊，查照中央江日停戰命令，遵即停戰，並已通電各省，而六日午後，又電飭張金印激勵將士，趕掘地道，以期轟克乾城，七日又派機器局熟於爆炸術之劉某，携帶地雷、黃色炸藥，並磨電機等，前往乾縣助攻，則陳氏迄無停戰誠意可知。且不僅陳氏已也，北京又發給陳氏七九、六五槍彈各三十萬粒，五生、七七生、及七生六炮彈，各一千五百枚，已運至觀音堂云云。由以上各節觀之，北京與陳氏對於陝西，實有所不甘心之處，必千方百計，拖延掩飾，以殺盡此六七萬義軍然後快。非必北京之令出不行，亦非陳氏抗命不遵也。今北方代表全體辭職，既經總統慰留矣，南方代表要求限時答覆，又不得要領，和議前途如何，尙不可知。如和會而存也，務望雙方代表，速電北京，嚴辭阻止觀音堂大批軍火進入陝境，如果和議決裂，戰端重開，孰爲戎首，責有所歸，則陝西靖國軍雖覆亡之日，猶存在之年也，此肅即頌議安

于右任啓三月十一日

通電全國說明眞象

緊接着于右任又通電全國，說明陝事真相：

「各報館轉南北各代表及各團體諸先生鑒：

陝亂蒙念、涕泣以謝，頃閱上海某西報，竟有本部出兵攻省城者，試問處四面重兵包圍之中，從何處出兵攻人。又有謂一隅戰事，不必牽動和議者，試思陝為腹地，六七百里間居民，日在槍林彈雨之中，卽論人道，已應拯救，況北京宣言，實行停戰，而在北殺人，在南欺人，誠意謀和，有如是乎？至近日戰爭，據實情報告如次：右任倘誣辭欺世，希圖妨害和平，他日組織法庭，戮謝國人可也。一、東戰場之情形：除張錫元一旅，正式函知奉令停戰外（彼擔任在交口、相橋方面），陳部劉世瓏包圍興市已久，日用大炮轟擊，姜某攻擊關山，近復增兵。二、西戰場之情形：乾縣被圍月餘，陳氏因地面戰爭不能得手，遂變而為地下戰爭，拉居民掘鑿隧道，以備轟城，致死於黃泉者無算，並將附近數百里民間麻袋，全行搜去裝土作壘，以便射擊。又強拉民夫數千，驅使掘戰壕，致死者不計其數。岐山本月十號已為鳳軍攻下，鬍子隊姦淫擄掠，慘難言狀，停戰之時，有如是者？鳳翔被劉、管、甘、奉各軍圍攻，我軍屢函告急，恐變動卽在此數日間，聞葉奎已脫圍北走，未知現在何處。于右任。」

最後，還有一份南方總代表唐紹儀，致北方總代表朱啓鈴的電文，也值得一閱：

「敬覆者，接三月十五日函開：「王安瀾於

停戰期內，進犯平利。」三月十六日函開：「郭堅、樊鍾秀、葉奎等在鳳翔城內，意見決裂，互鬪擾民。」又一函開：「王安瀾於雙方停戰時，

率衆橫竄、勒索商民……各等由。」均悉。查此

間距陝，道遠電阻，究竟有無上開等情，尙難懸

揣。惟來函一則曰停戰期間，一則曰雙方停戰，

據中外報紙所傳，陳樹藩實未遵令停戰，皆可復

按，不獨于總司令一面之辭爲然。興平、醴泉、

武功、扶風、寶雞、汧陽、隴縣、整屋、郿縣等

，本爲靖國軍所有，於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第

一次下令後，相繼失去。岐山、鳳翔、乾縣在包

圍中，交口、相橋、興市、關山、修石頭、紅崖

渡等處，戰事尙極激烈；史家坡已於本月十二日

，爲陳軍劉世瓏所陷，此皆事實，彰彰可考者也

，至於疊函所開各情，自應從速電詢以證虛實。

乃此間屢次與于總司令通電，均未接復，且據電

局通知，去電均爲陳樹藩之陸軍檢查員扣阻，玆

欲通電詢辦，從何着手，尙祈有以告之。特電稟

覆，此致

朱總代表

唐紹儀三月十七日

劃界停戰人多憤懣

早在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一次停戰命令發

表後，北洋軍無視於停戰命令，並未停止攻擊，

戰事激烈空前。北洋既系的意圖，是在和議開始

之時，以雷霆萬鈞之力，合六省大軍，於最短短

間內將靖國軍一舉殲滅，造成既成事實，再於和

議中周旋。

這時錢能訓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于右任電

錢說明北洋軍攻擊靖國軍的情形，屢電無效，于

右任電詆之曰：「日照潼關，遂送出亡清不死之

名臣，民國非法之總理。陝人固待爾不薄也。」

——這錢總理，就是辛亥起義時，以藩司護理巡撫，欲將新軍外調，致使新軍提前起義的那個錢能訓。

直到八年二月，上海和議開會，北方代表猶

持陝西是剿匪區，不在和議範圍內之說。唐紹儀

大言曰：「于右任豈是作賊之人？」北方代表始

爲之語塞。

幾經磋商，雙方協議公推一位劃界委員，到

陝西實際視察，劃出停戰界限。

兩方公推的劃界委員叫張瑞璣，是山西趙城

人，清末曾在陝西任過知縣，官聲還不錯，但當

靖國軍處在捱打地位，盼他來如大旱之望雲霓的

時候，張委員却滯留京華，遲遲其行。及至整屋

、岐山、施家坡已相繼爲北軍佔領後，他才由北

京動身，到了陝西，不由臨潼、渭南渡渭河去勘

定防線，却先入省城與陳督軍周旋。

靖國軍最早還盼着張瑞璣主持公道，恢復第

一次停戰令下達時，雙方保有的陣地界限，這位

張委員偏袒陳軍，詆毀靖國軍方面言不可信，靖

國軍大爲失望，于總司令也憤懣萬分，寫信給他

直指：

「聞執事將出關，長安市上古物字畫，爲之

騰貴……」。

省城西路據點盡失

自七年冬季到八年夏初，上海和議期間，兩

電交馳，終至於劃界停戰。惟別處戰事均停，乾

縣戰事仍在持續，靖國軍守乾縣的，是第一路郭

堅部的第一支隊司令王珪及參謀長郭英甫，部隊

中 不過千人。自七月冬至八年夏，為時半年，戰事無虛日。停戰前，鳳翔東的要地岐山失守，郭堅、樊鍾秀力蹙，歸附了奉軍許蘭洲。劃界停戰後，乾縣反被攻益急。

在當時形勢上說，鳳翔的郭、樊既已歸附奉軍，則乾縣在省西路成為靖國軍惟一的據點，陳樹藩攻下乾縣，即等於肅清了省西路。這是劃界停戰之後，陳樹藩復以大軍包圍，攻城益急的原因。這時王珏與第一路郭堅已失去聯繫，戰守不相聞。而郭堅已附奉軍，也不能出兵相助。這時總司令于右任派遣參謀余欽烈往乾縣傳達命令，將王珏支隊編為靖國軍第七路，以王珏為司令、郭英甫為副司令，余欽烈為參謀，並留在乾縣協助守城。

陳樹藩軍用掘地道埋地雷炸藥轟城的方法，城畿於地雷者有數十處之多，而守軍血戰，卒得保全，四月底上海和議停頓，陳軍攻城志在必得，王珏、郭英甫無力支持，不得已棄城突圍撤回三原。自此，省城西路、涇河以西、靖國軍據點全失。

自民國六年，靖國軍起義以來，東、西血戰，關中各縣，大多數均被其佔領，七年于右任返陝督師時，有兵力六路，員額近三萬人，駐地西安東北有郃陽、高陵、同官、澄城、白文、富平、三原、耀縣、涇陽；南有雒南、鄂縣、藍屋，西至興平、醴泉、乾縣、武功、扶風、岐山、鳳翔近二十縣，東至黃河、西至陝、甘交界，人口在三百萬以上，佔全省三分之一。是陝西的精華地帶，到了八年夏季之後，西、南各縣盡沒入陳

軍範圍。靖國軍只保存了渭河之北、涇水之東、三原、富平、同官、淳化、耀縣、高陵、白水、澄城八縣之地、及臨潼、蒲城的一部分。

六路大軍，一、二路郭堅、樊鍾秀部，於八年春鳳翔被圍，矢盡援絕，依附奉軍許蘭洲，八年秋奉軍出（潼）樊鍾秀部也隨同到了河南，為豫督趙倜改編為豫軍第五混成旅。

西南援軍葉荃荃部原在鳳翔協助郭堅守城，郭、樊附奉，葉荃率部到三原附近的耀縣，與六路的盧占魁部同駐。到了民國九年秋間，陝西旱災嚴重，軍民乏食，葉荃與盧占魁兩部遂由陝西經甘肅到四川去了。自此援陝外籍客軍先後離去，靖國軍完全成了本籍的部隊了。

停戰停餉艱苦度日

靖國軍全盛時，兵員約近三萬之衆，停戰之後，各路客軍離陝，猶有兩萬人左右，維持一支兩萬人部隊，這薪餉糧糈每月要多少錢呢？民國九年吳佩孚開府洛陽，部下有五師之衆，每師每月定額經費十四萬銀元，加上巡閱使署及直屬單位、吳佩孚每月須八十萬纔過得去，照此類推，靖國軍人數約兩師之衆，加上總司令部部直屬單位，每月最少應該有三十萬銀元，可是事實上，靖國軍在北洋政府眼中目之為「匪」，自然不會撥發糧餉。而南方的護法軍政府，雖把靖國軍當作義軍、革命軍、為護法而對抗北洋軍閥，但也不曾有過實際上的物質協助。國父致于右任的信上說：「願軍政府在南方亦僅有空名，欲期以餉械相助，勢所不能」。由此可知，靖國軍的薪餉

糧糈，完全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的來源，是靠徵收駐地的賦稅。

停戰之後，兩萬部隊聚集在渭北八縣之地，以八縣之地的賦稅收入，來維持數約兩萬人的四路——三、四、五、六等四路部隊，其困窘可知。最初靖國軍的組織，是自下而上，是先有各路，而後成立的總司令部，各路糧餉，均就其駐地徵收，而總司令部設在三原，與胡景翼的第四路司令部同城，所以總司令部的經費，是由第四路徵收的賦稅中撥付。

不過全軍也訂有一個統一的辦法。那就是全軍官佐、日發伙食費制錢四百文、士兵日發伙食費制錢二百五十文。上下一制、毫無差等，靖國軍由興起到解體，從未發過餉。東西苦戰年餘，未聞官兵為發餉而表示意見的。至於文職人員、惡衣粗食、也未聞因貧困而墮其志，或煩愁而嗟怨的。這種文人不要錢、武夫不怕死的精神，恆為人所稱道與膜服。

按當時銀元一元、可兌制錢四千文，如此折算，一個官佐每月有伙食費銀元三元，士兵每月約二元，以當時物價來說，果能按月發效，尚可維持普通飲食及節餘少許零用，無奈陝西連年荒旱，到了田裡無收成時候，老百姓那有餘力繳田賦？到最艱苦時，總司令部常無錢買菜、無米下鍋，以至斷炊，于右任詩存中有一首閩鄉人語，可以說明當時苦況：

兵革又凶荒，三年鬢已蒼，野獍橫白骨，天復降玄霜。戰士祈年稔，鄉民祭國殤，秦人爾何辜，殺戮作耕桑。

王陸一在這首詩後註曰：

「民國九年，陝西大旱，計自八年九月至九年三月，凡七閱月無雨澤，涇（河）渭（河）俱焦涸，民間二穀未收，蓋藏悉盡，軍中向無餉金，將佐士兵皆日啖粗糲，戰馬亦芻秣不具。右任先生不忍重為民病，嚴禁所有徵發，並急遽謀救災，使地方著宿董其事，俾不受政治影響。亦不限軍事區域，國內外救災者先後並至，人民賴以得活，為數殊不少也。其時雲南靖國軍第八軍葉荃部，及陝西靖國軍第六路盧占魁部，均屯耀縣，飢兵乏食，情勢危殆，葉君遠道來援，裹糧無幾，間且餽食虛部，當時軍中困苦情形，可以想見。」

當時曾有人建議總司令于右任增設新稅，加征舊稅如鹽稅、厘金、棉花包捐等，以裕餉源。也有人建議發行鈔票，活動金融者，于總司令皆嚴詞加以拒絕。于右任說：「革命的目的是救人民，現在人民尚在水深火熱之中，再加重地方負擔，使老百姓水深火熱，我不忍為。並且此惡例一開，後來的人，因襲相承，貽地方以無窮之禍，更何以對鄉里、對人民？」

靖國軍先後數年，雖然財政備極艱窘，總部營至不能舉火，員兵口食費亦多拖欠，終未增一新稅，發一鈔券。然八年停戰以後，九年旱災過後，地方稍行安謐，生產日盛，稅收增多，商賈輻輳，物價低廉，雖未加稅，而仍能維持現狀，這不能不歸之於于右任的宅心仁厚了。

樽節軍費發展教育

于右任詩存中，有一首民國九年巡視高陵的詩，詩名頗長，全文是：「二月二日與俊夫祥生子中協度仁天江澄孟濱春堂子逢諸君遊高陵城東三陽寺，寺舊有學校今廢矣」

載酒三陽寺，尋碑興倍增。民窮先廢學，廟破竟無僧。造像搜頻得，浮圖倦未登。歸途書所見，哀雁過高陵。詩中「民窮先廢學」這五個字，真是寫實之作，試問農村到了災患頻仍、民不聊生的時候，那裡還有興學讀書的心情？

這首詩的題目要加以說明，九年二月，于總司令到第三路駐地巡視，與第三路司令曹俊夫（世英）、支隊長王祥生、參謀長王子中（烈）、顧問章協度、簡練隊長楊仁天、秘書長李孟濱，及隨他巡視的總司令部軍需處長蔡江澄（屏藩、卅八年來臺，曾任監察院審計部長）同遊高陵城東三陽寺，所寫的一首詩。

詩題中諸人，特別值得一提的楊仁天、楊仁天是陝西藍田人，老同盟會員，辛亥年隨井勿幕在渭北起義，甘軍進犯陝西，曹印侯率敢死軍三千餘人迎擊甘軍，楊仁天撥歸曹印侯指揮，任標統，屢戰有功。戰後井勿幕自解兵柄，遣散所部，楊仁天也解甲歸田。張鳳翽任其為涇渭河道督辦，致力於地方水利建設。民國七年曹世英起義，邀楊出任簡練隊長。

簡練隊相當於教導團，軍中團長以下，都要入簡練隊受訓，這是靖國軍的軍中教育機構——現年八十餘歲的陝西籍立法委員楊大乾，即楊仁天先生哲嗣，當年也是靖國軍簡練隊出身，可能

是今日在臺惟一的靖國軍「老兵」了，「魯殿靈光」，使人敬仰。

民國八年停戰之後，于右任預料戰事必將重起，軍事人材必須培養，因令飭各軍就其所在地成立軍事教育機構，第一路設有軍官研究所，第三路除簡練隊外尚設有經武學校，第四路在三原設立軍官教導團，第五路設有教導營，各支隊均設學兵連，作為戰術上訓練，及革命精神灌注的機構。

于右任又感於良將凋殘，人才寥落，分令各路考選下級優秀幹部，保送入四川講武堂、及廣東韶關講武堂深造，先後達二百餘人。例如黃埔一期畢業、雙十二事變時任西安警察局長、抗戰時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的陝西華陰人馬志超，就是以靖國軍第三路連長保送入廣東韶關講武堂深造的。

于右任除了注重軍中教育外，對地方教育文化尤為關心。西北教育落後，農村子弟就學不易，尤於兵荒馬亂的時代為然，所謂：「民窮先廢學」，乃自然趨勢。于右任以教育為立國之本，停戰之後，即於軍費內極力節省，以復興農村教育為己任。地方上已有各校，如甲種工業學校，縣鄉鎮立小學，均撥款予以整修，責令開學。又籌款所設渭北中學、渭北師範、民治小學校、縣立中學及地方自治講習所，俾莘莘學子，皆得就讀，弦歌之聲，洋溢四處，化磬鼓為雅頌，使人漸漸忘記了兵革之苦。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民治學校，民治學校設在三原西關，校址即設在二十年前——光

外 中 緒二十六年、于右任辦粥廠時的粥廠故址上，于右任詩存中有名的「民治學校園記事詩」前後二十首，就是在這裡完成的。

于右任爲了增進學生時代智識，復訂購各種新文化書刊，及國內各種報紙雜誌，分送各校，供學生閱讀。他延攬各方大學畢業、國外留學及地方宿儒名流，或執教於學校，或任訓練管理，皆以教育文化爲地方倡導，這些人，包括了地方宿儒如朱佛光、朱仲尊、程博九、范卓甫等。名流如周伯敏、田蘊如、王陸一、吳伯堅等。日本留學生如汶尙賢、蔡鳴珂、李慰亭、朱立齊、程鼎臣、陳廣溪、王普涵等。由北京請回的如郝祖齡、楊全駿、李景耀、張耀斗等。

此外他在三原設立學術研究會，闡揚三民主義及總理學說，講演國內外學術及世界局勢，于右任親臨評判，爲作結論，一時社會風氣爲之丕變，即在敵區——陳樹藩統治的區域內，學生因嚮往而至三原求學的，亦爲數頗夥，這實是西北革命的新機運，亦是兩軍對壘下的奇特現象。

當于右任節制軍費發展教育之初，各路將領都以爲士卒尙不得溫飽，何必爲此不急之務？繼則感於社會風氣之變，始悉其效用之偉大，相戒駐軍不得侵佔學校各於其駐地努力興學。故靖國軍所轄各縣，教育事業均較以往發達，民智亦較其他縣爲開通，其中尤以三原最爲特出，文風乃爲陝西全省之冠。

于右任在陝西闡揚主義、發展教育，國父曾有函嘉勉，原函稱：

「頃接手書，知近從事新教育之設備、及改

造社會之籌策，於干戈擾攘之秋，猶能放眼遠大，深維根本，遠道聞之，深慰所望。文前以南中軍閥暴跡既張，爲維持個人人格計，爲保存國家正氣計，故決與若輩脫離。且默察年來嬗變之跡，知武人官僚斷不可與爲治，欲謀根本救國，仍非集吾黨純潔堅貞之士，共任艱鉅徹底澄清不爲功。又以吾黨同志向多見道不真，故雖銳於進取，而無篤守主張之勇氣繼之，每至中途而傍徨，因之失其所守，故文近著學說一卷，除祛其謬誤，以立其信仰之基，茲已出版，道遠不能多寄，特郵寄五冊，如能就近翻印，廣爲流傳，於思想前途，必多增進，亦足以助提倡民治之進行也。文此後對於國事，仍當勉力負荷，以竟吾黨未完之責，願兄亦以此自勵。比者世界潮流所趨，民治主義日增而月長，但能篤守主義，持以無倦，前途成功，可預期也。孫文八年九月一日。」

賑濟災荒興辦水利

民國八年夏初，靖國軍與陳樹藩軍劃界停戰，接着由八年九月、到九年五月間，前後八九個月之久，雨澤愆期，二穀未收，災荒現象，日趨嚴重。連涇河、渭水，都水涸見底。廣大農村，食糧缺乏，儲藏悉盡，民有菜色。而軍糧徵發，又是迫不得已的事，于右任親此慘狀，真是憂心如搆，在他這一段時間的詩中，不時提到旱災的情形，如：

「高骨元戎馬，號天四野鴻」。

「野猶橫白骨，天復降玄霜」。

「歛歲蒼鷹飽，歸途餓馬強」。

還有一首「郊行」，全詩爲：

芳草復芳草，戰場連戰場，自然生涕淚，何況見流亡，麥稿天無雨，墳增有國殤，炊煙添幾處，詎忍說壺漿。

然民窮財盡，籌措無術，安得鉅資，救濟災黎？于右任爲此苦思焦慮，使他想到求助於外省及國際慈善人士。而民國八、九年，被災的不單陝西一省，他如河北、山東、河南、山西諸省，均有廣大的災區，慈善人士熊希齡、朱慶瀾等，發起華北五省賑災會，又聯絡天主教、基督教人士，組織華洋義賑會於北京，于右任乃派總司令部軍務處長彭仲翔，外交處長王玉堂、參議閣完壁，秘書周伯敏等一行爲代表，赴北京向各慈善團體呼籲。

這一行人到了北京，在旅京陝西人士的協助下，得到五省賑災會和華洋義賑會的應允，成立陝西賑災分會，推民初的陝西都督張鳳翽爲會長，社會名流陳伯瀾爲副會長，彭仲翔爲評議長，與各方洽商分配賑款。

惟此時北京是北洋政府的所在地，段祺瑞當權，陳樹藩是皖系大將，他運用安福系議員及在京代表，多方阻撓破壞，爭取賑款支配權。幸在京多數人士，均同情靖國軍而不值陳氏所爲，故在分配賑款上尙較他處爲多。

首批賑款撥到陝西，于右任復聘各縣紳耆及當地教會司鐸，組織各縣義賑會，全由社會人士主持，官吏及駐軍不得干預，以免賑款被移他用。北京華洋義賑會國際人士，復先後派人到三原，調查災情，分批匯款，計民國九年一年之間，

所獲賑款有數十萬圓之外。各縣以災情輕重及人口多寡為分配依據，辦理粥廠，發放棉衣及救濟金，普通五口之家，可得賑款二十餘元，以那時物價來說，是筆相當大的數字，是以渭北八縣災民，得此濟助，賴以渡過難關。

及至災象過去，尚有數批賑款滙到，于右任乃有以工代賑，興復水利的構想。

陝西地處西北高原，而渭北地勢尤為高亢，是以歷代以來，旱災頻仍。于右任有了一批多餘的賑款，他想為地方謀永久利益，當以舉辦水利為當務之急，因此他約請地方紳耆，開會集議，成立了一個渭北水利委員會，以老同盟會員李仲三為委員長，策劃進行。北京的華洋義賑會也同意于右任的主張，願意協助辦理，以工代賑來興修水利。於是在渭北水利委員會的推動下，先修復清峪河，賽珠泉、涇陽、三原、高陵三縣渠閘。于右任想進一步再引涇水，恢復古鄭白渠故道，以建立陝西永久水利，惟茲事體大，要有水利專家設計測量，繪製圖表模型，然後纔能施工，當時陝西無是項人才，于右任想到了老同學李儀祉。

李儀祉是于右任關中書院的同學，光緒三十年于右任任商州中學堂監督，到開封應試，校務就是交給李儀祉和茹欲立代理的。李儀祉此時在南京主持河海工程學校，于右任聘李回陝主持其事，李儀祉以事關桑梓福利，毅然允諾，帶了幾個學生回到陝西，在三原成立了引涇工程處，開始了測量和設計工作。年餘之後，測繪竣事，已完成了初步的設計，不幸局勢變化，靖國軍解體，

于右任離開陝西，這項引涇的水利計劃也就停頓下來。

民國十八年陝西大旱，災情較民國八、九年者更為嚴重，是以水利興辦，益感迫切。

民國二十年，于右任在中央任監察院院長，再與李儀祉商談此事，並與陝西當局及中外慈善

人士集議，籌募得百餘萬元鉅款，不足之數由陝西當局與華洋義賑會負擔，繼續進行引涇河之灌溉工程，這即是陝西涇惠渠的創始。

以後的涇陽、三原、高陵等縣，溝渠縱橫，田野青茂，風景無異江南，產棉甲於全省，溯本追源，實是靖國軍時代，于右任先生肇其端也。

中外文庫 彩虹夢 吳崇蘭 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中外文庫之四十一

貴州政壇憶往

何輯 五著

定價壹佰陸拾元

要目：貴山富水憶舊痕，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顧祝同與西南軍政，追憶吳鼎昌主席，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篇篇可讀，更富史料價值。全書四百餘頁，穿線平裝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